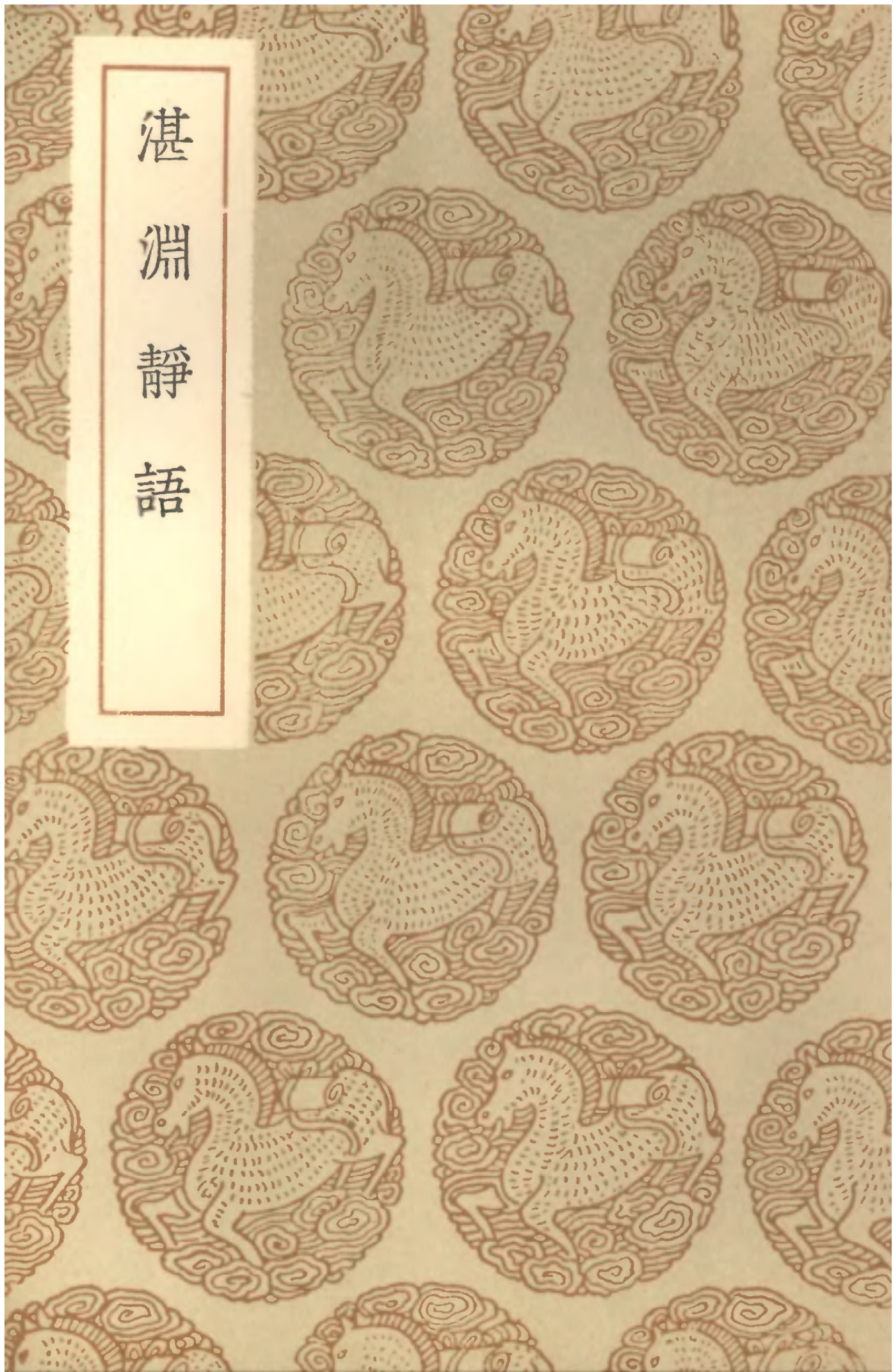


湛
淵
靜
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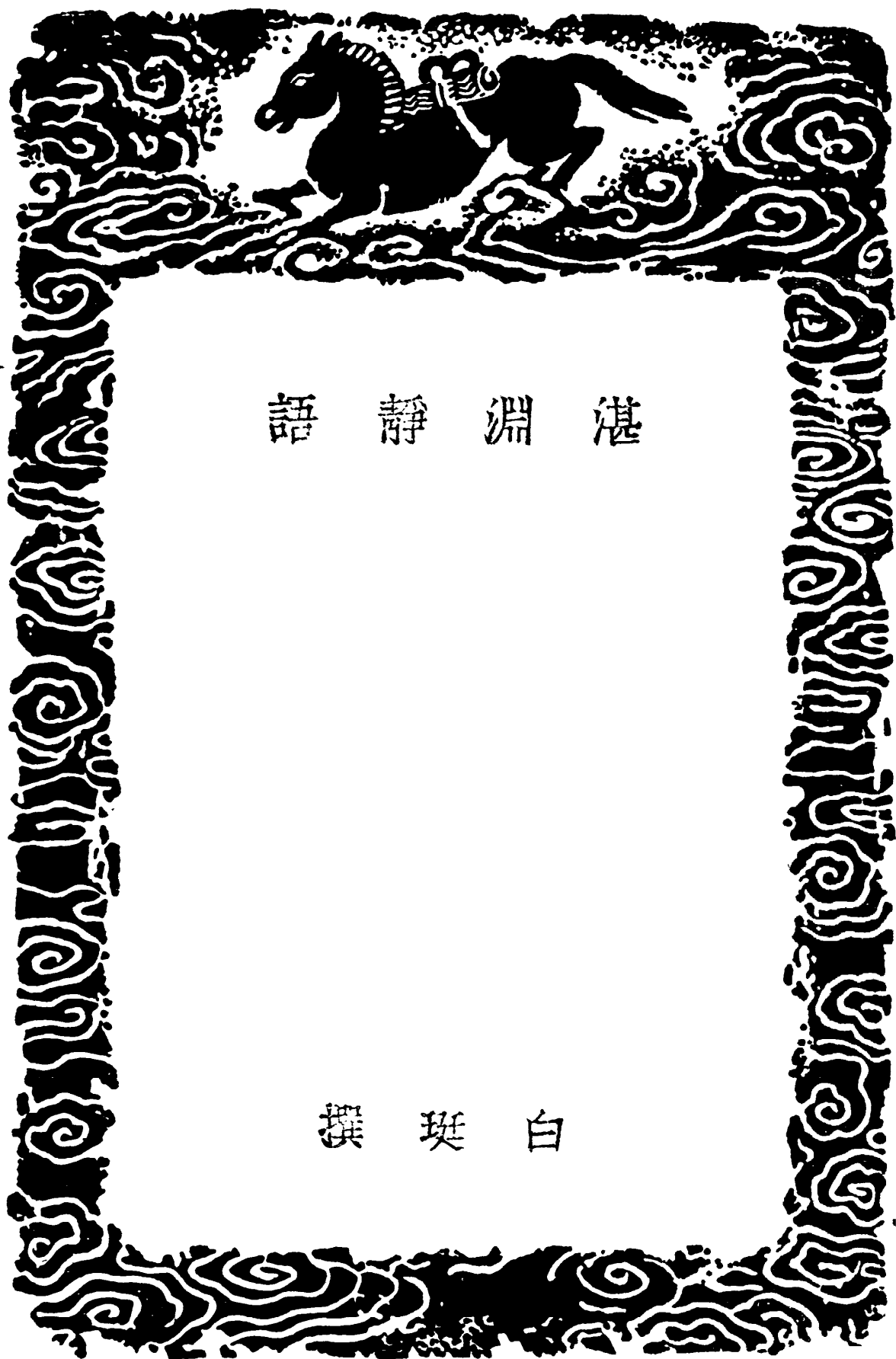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湛 淵 靜 語

白 珽 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湛淵靜語者湛淵子與客語于靜也。湛淵姓名爵里不聞于時。家西湖西有泉自竺山來及門而瀦。湛然下見白石。若隔一膜。愛之。客至呼坐榻就淵。四空無人。林影在水。掀髯劇談。大而天地之高厚。細而品彙之化育。至於聖賢之大訓。古今之明戒。日用之小物。下至滑稽談諧。任情極口。談輟則笑笑復談。兩不知其是非非是也。又病忘。客退欲持以質諸人。忘之矣。於是具白堊寸。遇所得。隨樹石牆壁識之。幸而不漫滅。則子弟輩更書于冊。積三十年。其不遂忘而獲識之者。蓋百分一。其識之而不遂漫滅。獲更□焉者。蓋十分一也。風漂塵轉。走南北半天下。所聞日益廣。得說日益多。聚之一篋。然猶以湛淵名者。何居。吁。始予之愛淵而居之。且以名吾愛也。今予與淵相忘。不知我之爲淵。淵之爲我。向所謂湛然者。不在乎淵。而在予方寸閒矣。豈區區一水云乎哉。然謂之靜。猶及夫功名世故之末者。人之情也。人生如一杪忽於天地之大。而能與天地配。以其道可達乎二者也。此道可獨善。卑卑爲沮溺之爲哉。窮巖穴。老簞瓢。豈人之情。人之不幸也。時有不至。特不可幸而強去之耳。靜常靜。動可常動乎。故亦曰湛淵靜語。若夫漉漫叢脞。無補於世教。則稗官之設。稗不及穀粟。不愈於土炭耶。是則苟存之意。湛淵子自序。

湛淵先生有德有言人也。往予客江左。得相師友。始取惟文墨議論。歷年多。且游其里久。迺知文行之美。出乎天性。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小詩。十歲能刺股肉。起母之疾。旣冠。豈孤貧。依多書之家者二十年。晝繙夜讀。無大故。不出戶庭。文聲獵獵起。旣仕。喜推挽。後來成就寒隱。濟人利物事。人能誦言之。所交南北知名士。如文本心、何潛齋、劉須溪、牟獻之、方萬里、夾谷士常、閻子靜、姚牧菴、盧處道諸公。莫不

禮遇相與爲忘年之游。期於遠大。而先生泊然。以退爲樂。將爲河爲海。欲爲川瀆而止。可乎。二畝之宅。竹樹半之。嘗鼓一篋自隨。客至卽屏去。一日。臥內見之。乃所著有餘師、經子類訓、集翠裘等書也。引證嚴密。言論醇正。雖汎說調笑。具有微意。非若今所謂雜說。無益於學。徒玩物喪志。惜汙塗竄益。不加比緝。予哀其勤。慮其久致散軼。勉爲次第。併詩文合百卷。靜語其一也。湛淵名滿天下。嘗自謂平生受用。全得謝上蔡去一矜字力。文章翰墨。所至傳誦。藏去如遇奇物。予老矣。尙懼美行爲文所掩。故因其敍索言之。庶知予取友之道不苟也。先生姓白氏。名珽。字廷玉。錢唐人。今年六十又三。湛淵其山居故扁云。至大庚戌夏四月二日。友生海陵周陳伯陽甫敍。

湛淵靜語卷一

元 錢唐白 珽廷玉撰 海陵周 陳伯陽編

理宗聖德天縱。問學日新。潛龍越邸日。嘗從多士賓興。較藝文場。及卽位。中外稱爲文宗。天子林壑逸樂。崇政殿說書首進養性存心二說。卽日降御批云。心者神明之舍。欲養其性。必存其心。觀卿進說。姑以七言寓意云。方寸中涵一太虛。操存須用養工夫。瑩然鏡淨無纖翳。一性融明萬理俱。

景定癸亥九月。禋祀於太室。禮畢。上乘輅詣明堂。連日陰雨不解。至是。輅次六部橋。雲色漸開。日影穿漏。都人忻慶。時執綬官某。見天顏和澤。奏云。此晴自陛下方寸中來。上不語。又奏。臣聞陛下於禁中晨夕叩祈。上亦不荅。又奏。臣聞皇太子亦露禱宮中。上始云。卿何自知之。曰。臣傳聞如此。乞付史館。上復不荅。還內。次日。肆赦。禮成。內批出某人與郡。

伊川先生六代孫淮。咸淳閒爲安慶倅。明道年五十四卒。二子相繼早世。無後。淮之族尙蕃。居池陽。婦人不纏足。不貫耳。至今守之。有中庸大學理粹一編。

文之繁簡。係乎人。亦係乎代。如春秋隕石於宋。五公羊雖因經作傳。而曰聞其礪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多經七字。而義猶有未盡。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至孟子荅滕文公。已多二也。字。而劉向載泄冶之書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

爲之靡。多論語之半。而意始顯。及觀書。有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復減論語九言。而意亦顯。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君若者亡。而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語意煩簡。不如是。何以別聖經賢傳。

有士人投啓事於真西山。以爵齒德對師尙父。又用運籌帷帳之中。館客哂之。西山曰。師尙父。謂可師。可尙。可爲人父。漢書言帷幄。史記作帷帳。不可哂也。

古者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參。其義皆同。毛詩鴈鳩序。刺不壹也。而正文乃云。其儀一兮。孟子市價不貳。趙岐註云。無二價也。本文用貳字。注用此二字。周禮天官。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則參與三伍與五通也。所謂肆。周禮注。編懸之四。八曰肆。六六亡奇。馬援傳。今更共陸陸。七則秦有漆娥臺。用此漆字。捌。廣韻云。無齒杷也。本作扒。今借爲八。九十百千萬。與玖拾伯仟萬。皆有通用也。文中子中說。杜淹所撰。中間多有疎謬處。所以啓或者之疑議。然王氏子弟如王凝福時。不無傳會於其閒。以張侈其門戶。且如王道篇云。李德林請見。子與之言。歸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焉。又禮樂篇云。安平公問政。卽德林也。余按史。李德林卒於開皇之十年。時文中子甫七歲。固未有門人。德林何自而請見問政。門人何自而聞琴流涕。此亦疎謬之一端。不但唐開國佐命功臣皆其弟子也。

方秋崖岳守南康日。榜湖廣綱梢據石閒。薄人於險。橫吾境者。賈秋壑爲湖廣總領。怒其不存體統。訴於

朝時論不以爲然。令與方邵武兩易其任。離郡日。有綵旗餞之行者。書云。秋崖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事不侔。直至南康尋體統。江西又隔兩三州。

五行天一生水。平菴項氏謂雨雪霜露雲霧霰雹。成水之物。皆降於天。地二生火。丹砂石火。槐檀柞櫟。取火之物。皆生於地。此說是已。然卽人之一身求之。亦可槩見。人貪心動則誕生。哀心動則淚生。媿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心之未動。卽太極也。此心之動。卽太極之動而生陽也。陽動而生水。卽天之生水也。蓋神存於心。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所以呵聚而成潤。

宋辛居士字夷仲。隱於襄陽漢水之西。結廬竹林中。春月鬻笋充酒資。截竹成筒爲酒器。或問其故。荅曰。我性愛竹與酒。欲令此二物常竝耳。巴陵王休若往造之。居士善彈箏。方坐林中彈箏。不爲禮。少頃。回語其子云。取豹皮中五錢。爲殿下市瓜。置箏共語。王之賓客欲聞箏者。指令居士彈。居士曰。辛非王門伶人。何事見逼。吾所以勝於君等。正爲舉止自由。若聞命鞠躬。卽與君等何異。占對詳雅。衆不能屈。胡文定公爲之傳。

眉州蘇先生杲。老泉之祖。輕財好施。急人之急。孜孜者不及。歲凶。賣田賑濟其鄉里。逮秋熟。人將償之。終憐其窶。辭不受。久致破業。厄於飢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後三蘇以文章名天下。近世金壇劉漫塘父忘其名。號雲茅居士。家貧尙義。嘗除夕絕糧。轉貸得斗粟。忽所親來貸米。家人有難色。居士曰。我猶有借處。彼誰與之。分遺一半。不少吝。居鄉曲。多有濟人利物之事。後漫塘亦以文章顯。上天佑善。

其報不爽類此。

文字閒一字各義。曰假借。亦有兩字各義者。莊子有戴晉人注。梁之賢者。姓戴。字晉人。非晉國人也。亦猶扁鵲姓秦。名緩。字越人。泗州大聖。何人也。出隋書。西域傳謂何國人也。非誰何也。檀弓記容居及叔仲皮妻。魯人也。鄭康成注。謂魯鈍人也。亦非魯國人。皐陶。舜臣也。周禮。韞人爲皐陶。陶如字。鼓匡也。絳。灌。周勃。灌嬰也。楚漢春秋謂高祖之臣。別有絳灌一人也。班。馬。班固。司馬遷也。左傳。自有班馬之聲。注。班別夜遁。馬不相見。故鳴也。巫咸。商臣也。周禮。自有巫咸。巫與筮同。漢劉盆子。魏自有劉盆。齊孟嘗君。漢自有孟嘗。馮異傳。不忘巾車之恩。注。鄉名。非春官掌車人之巾車。史記。楚靈王死於申亥。爲天下笑。申亥。人姓名。非甲子。杜詩。亦人名。非杜少陵。詩。丁寧。告戒也。左傳。伯棼射王。汰斬及鼓跗。著於丁寧。注。轅上鉦。非告戒。委蛇。委曲也。莊子。澤有委蛇。蛇如字。神名也。蘭若。佛寺之小者也。選詩。蘭若生朝陽。若亦如字。蘭與杜若也。白社。蓮社也。隋自有白社。黑社賊。雁行。兄弟序也。禮。兄之齒雁行。莊子。自有雁行避影。行亦如字。側身行也。束脩。束脯也。東漢劉般束脩至。行爲諸侯師。注。謹束脩絜也。胡廣傳亦云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司空圖有亭曰三休。三輔決錄。自有京兆三休。皆有重名。謂杜陵金元休。韋甫休。長陵第五文休。呂布傳亦自有三休之臺。謂其高必三休乃至。名義不同如此。又如堯舜之禪云云。禪。亭亭。南郊賦之雲菡萏。名義之殊。可拘一律哉。

國有災異。人君則避殿。減膳。徹樂。示寅畏也。事物紀原。謂避殿始於漢景帝。七國反。召將軍曰。楚王卬等。

重逆無道。朕素服避正殿。非也。事始又謂始於漢明帝。將起北宮。鍾離意諫曰。陛下躬自克責。降避正殿。益非也。余嘗見說苑曰。魏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又齊大旱。晏子曰。君誠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同憂。其幸而雨乎。又太公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乃知景帝因軍興避殿命將。正用此故事。其來尙矣。非始於景帝也。

淮南子載常娥事。許慎注云。常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奔月。後漢張衡遂引爲證。且云。常娥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尤可笑也。余舊讀漢志。見謂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每疑所謂常娥卽常儀之誤。然不敢臆決也。及讀周官注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而洪丞相适嘗引詩。實維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亦協中阿。揚雄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蓼莪。皆書作蓼儀。然後自信常娥卽常儀明矣。後人因其職占月。故啓此恍惚怪誕之論。

廬山之陽。顛崖千尺。下臨大江。厓之半。懸絡古木。藤蔓有蜂室其上。如五石瓿者四。過而利之者。下睨無策。俄有二樵。謀取之。得其利。可以共濟。於是一人縋巨木而下。約二三十丈。達得蜜。無算。一人於其顛引繩上下之。蜜且盡。則上之人欲專其利。絕繩而去。不顧。一人在下叫號久之。知不免。采餘蜜。併其滓食之。因不飢。蹣跚石罅。得一穴。頗深暗。顧見一物。如蛟蜥。蟄其中。腥穢不可近。又久之。忽開兩目如鉦。光燄燦人。然亦不動。其人怖甚。而無地可遁避。且其中氣燠。可禦寒。因出沒焉。待盡而已。忽一日。雷聲作。其物蛻然而起。雷再作。則挺身由穴而出。其人自念等死爾。不若附之而去。萬一獲免。遂攀鱗而躍。

約一二里頃。竟爲此物所掉。著地。得不死。後訴於官。捕專利者杖殺之。廣信朱復之說。

一歲而易火者五。若多事。後讀洪範五行傳。乃知古人改火。關於時化。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烈。於是遇物輒燃。若新火性柔。青光熒熒。無忽燎速熾之患。橫渠亦云。四時改火。蓋水之爲患常少。火之爲患常多。寒食禁火。以出新火。必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季春大火星高。其時爲之。亦防其火熾也。又火貴新而烹味佳。是則古人鑽燧之意。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櫟。冬取槐檀。或問朱文公四時取火。何爲季夏又取一番。曰。土王於未。六月。未月也。故再取之。土寄王於四季。每十八日。爲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七十二日。共積成三百六十日。成歲也。

顧凱之嘗寄畫一幀於桓元。皆平生所珍愛。後竟爲元所攫。緘閉空幀如故。還之。凱之見封識不殊。但失其畫。直云妙畫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或者癡之。予謂凱之不癡也。當桓元負甲兵之盛。且將睥睨神器。況珍物佳畫。何足較乎。一拂其意。則身與畫俱亡矣。元異日出名畫示客。客有食寒具污之者。遂惋悵竟日。不思人之所愛。猶我之所愛也。至於諷帝禪位。尋至敗亡。然後抽所服玉簪。悅追兵。幾以自脫。其癡甚矣。

楚之敗於吳而出奔也。潘子臣以舟師敗。子期又以陵師敗。楚國大惕而懼亡。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遷郢於都。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晉之遇楚於鄢陵也。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及旣敗楚。文子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乃使祝宗祈死。繼而有三郤之難。夫楚之屢

敗而子西獨喜。晉之大勝而文子獨憂。何也。蓋天下之事。禍亂常生於玩愒之餘。而功業每成於憂懼之後。故震雷虩虩而有笑言。啞啞之效。同人先笑。而後有號咷之凶。成敗禍福每如此。

伊川解未濟。男之窮也。繞庭紉思。且曰。只是箇諸爻不得位。終不能盡其義。適有一桶匠。庭下聞之。遽云。恐卽是三陽失位。伊川爲之嘆賞。今未濟解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正用此語。下云。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後晦庵見之。謂三陽失位一語。自出火珠林。伊川不曾看許多雜文字故也。雖然。桶匠豈庸庸者哉。胡元任漁隱叢話云。山谷謂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花。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槩山林閒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楚已賤蕙而貴蘭矣。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櫟遠矣。余謂不然。此漁隱承山谷之誤。不深攷耳。今所謂蘭蕙者。皆非古之蘭蕙也。朱文公。陳正敏辨之甚詳。今按本草云。蘭似澤蘭。生水旁。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可佩飾。蕙。薰艸也。生下濕地。麻葉。方莖。赤花。黑實。氣如靡蕪。可以已厲。陳藏器注。卽零陵香也。文公云。蕙蘭二物。本草言甚詳。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魯直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本草所言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蕙則自爲零陵香。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又詞不分明。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也。正敏云。楚辭所詠。

香艸曰蘭、曰蓀、曰茝、曰葍、曰芷、曰荃、曰蕙、曰薰、曰薜、曰江離、曰杜若、曰杜蘅、曰菝葜、曰留夷、釋者但一切謂之香草而已。如蘭一物，或以爲都梁香，或以爲澤蘭，或以爲猗蘭草。今當以澤蘭爲正。山中又有一種如大葉麥門冬，春開花極香，今呼爲幽蘭，非真蘭也。蓀則今之所謂石菖蒲者，茝葍藟芷雖有四名，止是一物。今所謂白芷是也。蕙卽零陵香，一名薰，薜薜卽芎藭苗，一名江離。杜若卽山薑也。杜蘅今人呼爲馬蹄香，惟荃與菝葜留夷終莫能識也。二先生所論如此。始余嘗疑漢官儀謂尙書郎含香握蘭上殿，豈有握生蘭花面君之理，是必燥物可囊者。又如魏武取蕙花爲香燒，及後來蘭湯之類，若用今日所謂蘭蕙，則腐草耳。何香澤之有？後得前二說，始釋然。況離騷亦云：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溫公詩云：楚人歌紫蘭，花葉無傳久。循名意茲是，誰得名真否？益見非今蘭也。九畹百畝，蓋寓言耳。九畹已是二百七十畝，何得謂之賤彼貴此哉？鄭樵通志：蘭舊一名煎澤草，婦人和油澤頭得名。今所謂蘭其根乃土續斷，其花穠郁，誤

人賦詠

舊讀天隨生、坡翁、南軒三君子杞菊賦，皆食菊之苗耳。屈子夕餐秋菊之落英，卻是食其花。近誠齋題寒綠軒詩：黃金錢照紅玉豆，秋高更覺風味多，是食花也。余屋後有菊二十餘本，亦嘗羹其苗矣。芳馨可愛，但小苦。至秋則花與枝葉大苦，不可食。按本草：菊有二種，一種紫莖，氣香而味甘美，可作羹；一種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名薏花，非真菊。如此，則今所種槩多薏耳。石湖有云：吳下惟甘菊一種可食。今俗呼爲茶菊品卑下，花細碎，其餘味皆苦，信矣。行當求所謂甘菊者，栽數十百株於寓所，以當蔬圃。

東坡杞菊賦。末云。吾方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穎濱則不然。有詩曰。春初種菊助盤蔬。秋晚開花插滿壺。微物不多分地力。終年乃爾任人須。天隨匕箸幾時輟。彭澤樽罍未遽無。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長者之言也。不待食菊而自壽矣。

雙峯饒氏名魯。餘干人也。講理極精。如五行說曰。洪範五行之疇。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說者以爲此五行始生之序也。蓋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傳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是爲五行生成之序。其說可謂有據而不誣矣。然愚嘗以理推之。則疑其序必不然也。何以言之。水者。氣之津液也。火者。氣之光芒也。既有是氣。則其津液。光芒。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固無先生水而後生火之理也。至於木。則土之精華。金。則土之精實。必有是土。而後英華有所發。精實有所聚焉。則木金亦安有先土而生之理哉。且既有是土。則其英華。精實。亦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無先生木而後生金之理也。以此觀之。則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爲五行所以生之序者。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況陰陽交感之際。其機閒不容髮。使天既生水。越五而後地成之。地既生火。越五而後天成之。則陰陽不相逮。亦何自而成生物之功耶。以此觀之。謂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而爲五行所以成之序者。吾又知其必不然矣。蓋嘗思之。造化之初。陰陽二氣而已。陰濕而陽燥。陽燠而陰寒。二者相摩。則其寒且濕者。蒸潤而爲水。雲雨是也。燠且燥者。激烈而爲火。

雷電是二者以氣交於空中而成質。而無所待於土。故皆輕清。水火固皆輕清。二者之中。水稍重濁。而火極輕清。故水濁下而火炎上。此陰陽別也。土則氣之升降轉旋。而其查滓團聚凝結於中央。以成形體者也。土之形體既成。然後二氣之精得以蓄藏於其中。相與醞釀以生物。陽之盛者。必發達條暢而爲木。陰之盛者。則收縮堅凝而爲金。是二者以氣交於地中而成質。非土則不生。故皆重濁。木金固皆重濁。二者之中。木猶輕清。而金尤重濁。故木浮而金沈。由是言之。五行之生。水火居先。木金居後。而土居其中。其卒不越乎三而已。洪範之序。蓋以言五行方位之序。而非始生之序也。五行方位。水北、火南、木東、金西。土居中央。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東北爲首。西南爲尾。中央其總會也。故其數之序。先經而後緯。上首而下尾。而以總會者包括其中焉。不然。五事之目。一貌、二言、三視、四聽、五思。亦豈始生之序然耶。今試以人之始生明之。方其稟氣賦形之初。惟陰血陽精之聚而已。陰血、水之象也。陽精、火之象也。精血合。然後胚胎而成形體。形體、土之象也。形體具。然後毛髮齒甲有所傳而生焉。毛髮、木之象也。齒甲、金之象也。造化之始。其事窅芒。莫可深詰。人肖天地。其理當無以異也。若夫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則是五行方位所得自然之數。而傳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蓋卽河圖之數。而以類分之。則奇數屬天。陽之象也。偶數屬地。陰之象也。以列分之。則一二六七經乎南北。太陽、太陰之象也。三四八九緯乎東西。少陰、少陽之象也。五與十綜乎中央。陰陽中氣之象也。故以前五數言之。則天一者。太陽之謂也。地二者。太陰之謂也。天三者。少陽之象也。地四者。少

陰。天五者、陽中之謂也。以後五數言之。則地六者、太陰之謂也。天七者、太陽之謂也。地八者、少陰。天九者、少陽。地十者、陰中之謂也。天一與地六合於北。是太陽與太陰交而生水之象也。地二與天七合於南。是太陰與太陽交而生火之象也。天三與地八合於東。是少陽與少陰交而生木之象也。地四與天九合於西。是少陰與少陽交而生金之象也。天五與地十合於中央。是陽中與陰中交而生土之象也。觀奇偶二數。經緯錯綜。以成自然之文。則陰陽二氣。判合往來。以成天地之化者。其象粲然可見矣。大抵天地之化。參伍不齊。而各有條。故以五行言之。其氣質雖五。而所以生成之序。則三。其方位雖五。而所以流行之序。則或五。而或四。以十幹觀之。則土與四行迭運而爲五。其數奇。其象圓。屬乎天也。以十支觀之。則土寄王於四行。而爲四。其數偶。其象方。屬乎地也。陰陽家所謂天幹地支是也。然屬乎天者。五分十幹。而每行各得其兩。是以奇而函偶。屬乎地者。四分十二支。而每行各得其三。是以偶而函奇。二者。蓋天清地濁之氣。配合流行。而陰陽奇偶。交相錯綜之數。如磨之旋。兩扇相合。而其齒參差不齊。此萬變之所從出也。或曰。土一也。屬乎天者。則是四行而迭運。屬乎地者。則寄王於四方。何也。曰。自天而言。則與土四行。均爲天中之一物。故其氣之流行。不得而獨異。自地而言。則土乃地之本身。而四行無不統焉。故其氣貫乎四者之中。而無不在也。曰。或謂土王於夏秋之間者。七十有二日。豈謂四季之月。各一十有八日。總之爲七十有二日。此迭運與寄王之說也。其然乎。曰。是二說者。一則得其數。而失其期。一則得其期。而失其數。皆竊聞其說而意之。而未知所以說也。蓋土之休王。不可得而見。所可

辨者。幹支而已。故以言其期。則凡歲月日辰之值夫戊己者。卽幹土所王之期。值夫辰戌丑未者。卽支土所王之期。以其數。則一歲之中。日與月之值夫戊己者。均之爲七十二日。其多寡與四行等。注內又注。或疑以日計之。則一句之中。爲戊己者二日。通一歲三十六旬。則爲戊己者。信乎七十有二矣。若夫以月計之。則甲丙丁戊己辛壬癸之歲。爲戊己者才兩月。僅爲日六十爾。乙庚之歲。爲戊己者四月。則又爲日百有二十焉。何以言其爲歲均之爲七十二日耶。曰。一歲之中。月十有二幹。凡一周而復過其兩。以一周言之。則爲戊己者兩月。固止六十日爾。以復過其兩言之。則又有餘日存焉。故通自甲至癸十歲而計之。則月之值戊己者。正相合。值夫辰戌丑未者。均之爲百二十日。其多倍于四行。此皆有實而可據者也。舍幹支而語其期與數者。吾未之信也。曰。五行流行之數。以幹支而別。其異則固然。幹數十而支數十二。其故何也。曰。天之中數五。故氣之屬乎天者。無適而不五。五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地之中數六。故氣之屬乎地者。無適而不六。六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二也。曰。幹土二。支土四。何也。曰。以五氣配五方。則陰陽之中氣合於中央。而所以爲土者一。故倍之而成二。以六氣配六方。則陰陽之中氣互交於中央之上下。而所以爲土者二。故倍之而成四也。曰。然則天之中氣。何以不互交於上下也。曰。天包上下故也。地之中氣。何以不竝交於中央也。曰。地據中央故也。以此觀之。其奇其偶。莫非天理之自然。豈人所能損益也哉。雙峯五行之辨。已極精到。但以一爲太陽。七亦爲太陽。二爲太陰。六亦爲太陰。未易曉也。

南史載蕭應、廬陵王之次子王薨。至寶庫見金錠。問左右曰：「是可食否？」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竝乞與汝等。」不慧甚也。然使人之慧者知金不可食，而賤之與土同價，則務本棄末，天下無爭民矣。

六經分章斷句之難，尙矣。每見諸老論至此，且附以管見類數條，求是正之。程氏於損益二卦爻辭，分或益之作一句，十朋之一句，龜弗克違一句，謂或之一言，非一人可指之辭。一人願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雖龜筮亦協從，弗克違矣。而晦菴以或益之十朋之龜作一句，謂十人朋聚如龜筮之先見，可以決疑者，而弗能違也。似是程氏味長。明夷六二爻，用拯一句，馬壯吉一句，當明夷之時，既有所傷，必用拯救，其所拯救者，必馬健壯，而獲免之速，則吉也。書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句，蓋言聲教于東西南北皆及之矣。故結之曰：「聲教訖于四海。」考工記：「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舊本守之世謂之工作一句，或以守之兩字作一句。今於守之世點斷，蓋世守其業，乃謂之工爾。詩大序：「近世把安以樂怨，以怒哀，以思爲一句。」子細諷味，文意俱未通。近得毛氏舊本，乃知治世之音安，亂世之音怨，亡國之音哀，以樂其政和，以怒其政乖，以思其民困。如此斷句，謂如論語「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當點然」禹稷云云是句，卻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同。又子在齊聞韶一章，諸家說不一，皆不若子在齊爲一句。聞韶三月一句，不知肉味一句，義自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一句，充類至一句，義之盡也一句，墨氏兼愛一句，摩頂放踵利天下，一句，爲之一句，蓋前有利天下不爲故也。又每見古人所點書句，有極長者不用讀，去聲要之句固有短長，更加之讀，義理易見，易之大象於本卦之上亦當加讀，如

雷雨作明兩作之類。語之亦爾。何如點。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之。赤點之下。皆當讀。子謂顏淵。子謂仲弓。亦皆當讀。蓋與他人言顏冉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問字當讀。問夫子也。又如孟子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當讀。謂無是氣。則道義餒。後又一餒字。謂無道義。則氣餒。此類甚多。分章處如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夫子謙辭。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亦夫子謙辭。上有若字。下有兩則吾。似是一章。蓋多一子曰爾。如五十以學易。至皆雅言也。恐只當作一章分兩節。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此夫子所常言。作一節。至於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皆所常言。作一節。又如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作一節。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作一節。謝疊山注詩簡兮篇。有力如虎。依古本屬左手執籥。亦甚有味。

親民之職。莫如守令。然二者之間。切民之利害。莫如令。每讀兩漢循吏傳。則西京所載。無非郡守。班固至謂令若長。不聞於時。何也。至於東京。縣令之號。循吏者。班班可攷。則其故何耶。後反覆諦玩。頗得其說。循吏之盛。莫盛於西漢。宣帝時。宣帝謂吏民之本者。太守也。而不言令。親臨見問。觀所由而察所行者。刺史守相也。而不及令。謂與我同治。而有璽書之勉。金秩之寵者。二千石也。而不與夫令。蓋其時但知郡守之重。不計縣令之切於民。宜其令長之不聞於時也。東漢則不然。光武方崎嶇兵馬閒。聞卓茂仁愛。不以密令之微。而擢居羣公之右。聞祭彤清政。不以襄賁之小。而增秩賜縑。謠言單辭。必爲轉易。非

輕於去取也。慮夫用匪其人，或爲民害。四百餘縣，悉從減省，非輕於更易也。慮夫浮費冗食，徒爲民擾，帝之於令，審重如此。其後出宰百里，皆以郎官而孝廉行高者爲之，亦足以見所重在此矣。是以劉矩、王渙、仇覽、童恢，竝以令長列於循吏傳，而魯恭、劉平與夫潁川之四長，先後相望，其績章章不絕。吾始知守令所以名聞兩京者，亦由上意之所崇重歟。

或謂皇甫湜、韓門弟子，而其學流於艱澀怪僻，所謂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者也。如曰：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又曰：跂邪跂異，以扶孔氏。又曰：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所以荅李生書曰：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橈雲霓；驪龍之珠，必錮深淵。此湜之文所以怪僻也。余謂韓門之怪僻，莫若樊宗師、韓公爲作墓志，亦謂其文類多澀語。如絳守居園池記云：絳卽東雍，爲守理所稟，參實沈分氣，蓄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令無饒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叢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人，因得附爲奢儉，將爲守悅，致平理與益侈，心耗物害，時與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陴緬孤顛，阿倔元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木腔，瀑三尺餘，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徊漣虹蜺，雄雌穹鞠，覩蜃礙俚島坻，淹淹委委，莎靡縵蘿，薔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踊曰香承守寢，晬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薊匿地弩肩腦口牙快。

抗雹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鬚黃帶纍珠丹碧錦襖身刀囊樺櫪縉白豹元斑飫距掌脾意相得
東南有亭曰新前舍曰槐有槐廡護鬱鬱蔭後頤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籌渠曰
望月又東籌窮角池研雲曰柏有柏蒼官青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刮級迴西巽
隅閒黃原缺天汾水鉤帶曰言謁行良旦閒遠崗青縈近樓臺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
露雨雪所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漭望瑤翻碧激光文切鏤梨深撓撓收窮正北曰
風隄乘攜左右北迴股努帶捩蹴墉銜渠散池南楯楹景怪爍蛟龍鉤牽寶龜靈靈文文章章陰欲墊
嗽烟潰靄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治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蜃原開哈儲虛明茫茫鬼眼瀕耳
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鷗挈鷺俗池豪渠憎乖憐園正西曰白濱蒼深梨素女雪舞百僧水翠披蹕蹕千
幅迎西引東土長崖挾橫埒日卯西樵途塢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刻漏詭婉絢化大
小亭餽池渠閒走池隄上亭後前陴乘墉如連山羣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溪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
鑿高槽絕竇墉爲池溝沼渠瀑淙潺終出汨汨街街畦町阡陌閒入汾巨樹木資土悍水沮宗族盛茂
旁蔭遠映錦繡交果枝香畹麗絕他郡攷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尙
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爲拒誅幾
附於汙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滷生物瘠引古沃潞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爲附河渠則可爲附於汙
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讀之使人口棘心懸何必迺爾布帛之文菽粟之味

寒者資焉。餒者取焉。至於鮫綃龍鮓。駭人觀聽。於飢寒何有哉。盧處道嘗效其體。戲跋於後云。辭習郁周羸。劉雍降以弊。迺唐順憲振昌黎。辭衷夷險。矯惟紹述。著述見未傳。見獨是矯不甚哉。古洛暢子純甫珍奇鍾古蓄。樊記刻久。踈以柳城姚伯端。甫涿郡盧氏子。摯云亦頗得其怪澀之趣。聞天聖中王晟釋未及見。○案陶宗儀輟耕錄云。宋王晟劉忱嘗爲解釋。今不復有。因據趙仁舉箋注本傳其句讀以便觀覽。又案吳師道補注本跋云。記二本一爲歐公集古清玩石刻。是樊自書。一則趙仁舉本也。今渴淵所錄與陶吳本互異處頗多。文本艱澀無從正其是非。姑就元書校刻。覽者宜恕其疎略云。廷博識。

淵明雜詩。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如押作去聲。東坡亦押蘭相如作去聲。磨而不磷之磷。韓杜皆作平聲。押如方世無緇磷。此道未磷緇。恐自楚辭。毛詩叶韻中來。南渡簡齋亦押作平聲。案簡齋集陪諸公登南樓啜新茶詩

云。滿月墮九天。紫面光磷磷。滿淵蓋指此也。又石龜子施覺心長老詩云。知君遊世磨不磷。往往作道人之石友。亦作平聲。使廷博識。杜又有刺史似寇恂。到郡宜競借。押

作入聲。資昔切。案杜集惟草堂本作借。別本俱誤。惜注氏杜韓集韻因之。歸十一陌惜字韻下。學者或

浮翁之如借。亦叶入聲。而元稹代書一百韻有云。逃席衡門出。歸倡借馬騎。借字下注云。去聲。益知古人用字不苟也。廷博識。按恂傳。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字義

取於人作入聲。與所取人作去聲。如左傳。寡君是以願借助焉。亦入聲。今皆承誤。讀作去聲。潘岳詩。有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柳宗元平淮夷雅。錫盾雕戈。威命是荷。荷皆作平聲。蓋何天之衢。何校滅耳。百祿是何。荷可切。又如字。何荷通用故也。岳詩前云。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五臣注。南路。京道。伐柯者。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謂去京不遠。岳如此命意。不亦太迂乎。

制詔天言也。朝廷置官以代萬幾。取武丁其代予言之意。庀其職者。不當載之私書。孔子序三代誥命。雖成王幼沖。灼知出於周公之手。猶婉其辭。爲君諱之。且詔照也。如日之照於天下。片言隻簡。所以能感動人心者。以爲萬乘之尊。卷卷若此。我何若人斯。故於史冊。則各具載於本紀。自昭明采冊。令一二於文選。後之嘗隸玉署者。往往梓於私集。是借重君父。沾文章之名於臣子也。至有不在其位。而私集載擬制者。殊失藻繪上命之意。

莫子山暇日山行。遇一寺。頗有泉石之勝。因誦唐人絕句以快喜之云。終日昏昏醉夢閒。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及叩其主僧。庸僧也。與語略不相入。屢欲舍去。僧意以爲檀施。苛留作午供。鬱鬱久之。殆不自堪。因索筆以前詩錯綜其辭而書於壁曰。又得浮生半日閑。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終日昏昏醉夢閒。

禹導水有言至者。有言過者。有言會者。以二水勢鈞而相入。謂之會。如江會于匯。濟會于汶之類。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如河過洛。汭過洛水之類。凡言會言過者。水也。其言至者。皆山澤名也。若河至龍門。至華陰。至底柱。皆山名也。河至孟津。則地名也。河至大陸。濟至于河。皆澤名也。至于澧。至于東陵。又陵名也。

楊誠齋解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云。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則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妙。王褒始召見。作聖主得賢臣頌。時上頗好神仙。故末章引彭祖松喬事以風之。庶幾引君於道。及其安於

祿位。方士有言金馬碧雞神可祀而致者。則鼓舞奔走。以任其責。曾無一語諫止。何始終謬戾如此。死於道路。不爲不幸。魏證始勸太宗行仁義。後每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已。余每讀至此。未嘗不代王褒媿汗。

湛淵靜語卷二

南渡後。七帝併祐皆攢東越。五后攢杭之赤山。寶祐閒。西湖孤山太乙宮落成。穆陵欲因原廟朝謁。西出錢塘門。幸新宮。然後泛舟游南屏山之翠芳園。步輦還內。於是臺臣封章。三學扣闥。論列無虛日。疏格不行。時張蟠爲正言。獨疏諫。大略云。陛下祇謁西宮。登舟駕輦。跋涉還內。無非爲天下生民祈福。永年但中閒一事。未甚穩當。敢不奏陳。御舟游西湖。過翠芳。南向卽赤山。諸后攢陵在焉。陛下於是時。卽望拜耶。但宴坐耶。或回舟背之而東耶。合不令禮寺酌詳其宜。穆陵感悟。卽批依付出。不復西幸。不十日。張蟠登政府。可謂善諫善聽矣。

四皓之目。說者不一。園公或作圜公。按顏魯公匡謬正俗。圜字。引陳留風俗傳云。圜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出。惠太子卽位。以圜公爲司徒。又商於有耕者。得石刻數種。皆漢隸字。云。圜公神坐。綺里季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坐几。蓋漢惠帝曾爲四人作碑祠於隱所故也。姓氏書亦以圜爲圜公。之後。如此。則合作圜公。然淵明聖賢羣輔錄。園公。姓圜。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稱園公。則稱園公亦可。又得一說。綺里季夏是一人。黃公是一人。今皆稱綺里季。非是。且引陶詩。黃綺之商山。且當從黃綺。及少陵黃綺終辭漢。何不言夏綺。而言黃綺。又黃長睿東觀餘論載。王元之嘗有未必頭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之句。畢文簡公亦譏之。以爲不當言夏黃公。此說似謂季夏者。如季

騶季隨之類。然古亦有單以季爲字者。漢高帝、張釋之是已。況吳志虞翻傳注夏黃公、四明人、姓氏譜亦云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脩道、號夏黃公。如此又非姓黃也。豈文簡別有所據耶。若以陶杜爲證、恐大不然。詩不以辭害意。若然、則楊馬宜同時。邑人爭識馬相如、豈相如單姓馬耶。陶、楚鸞出陳留、風俗傳乃圈稱撰、郭奉傳有圈文、宜有避仇改卷氏者、瑯邪卷焉是也。

角里先生、今人以角音鹿、以角音覺、二字辨於一豎之短長。初不知頭角之角、篆作角、下從兩人、本無豎下之文、豎下、蓋俗書也。音鹿、音覺、自是通用。廣韻有圈、故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吳械韻補角音鹿。又山谷竹石牧牛詩、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尙可、牛鬪殘我竹、正作鹿韻押。毛晃增韻去其圈、於角里之角上只從一撇、未知所據。蓋角、肉上出二豎、象形也。

嵇康傳列於晉書、余每疑其誤。康死之日、實魏元帝景元三年。又二年、魏禪於晉、則康何有於晉哉。觀其薄湯武一書、可知其術業。康以昭死、孔融以操死、於名教不爲無補。然禪代之際、往往以成敗論人、此難言也。使晉無江左百年之祚、則八公而下、凡所謂晉之佐命者、不云同惡可乎。顏延年五君詠黜王戎、山濤旨哉。

九族、獨章帝紀、歐陽夏侯氏之說爲長。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族一也。母之母族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族一也。妻之母族

二也。

晦菴在長沙。區兄問性。也有命焉之性。是氣稟之性。命也有性焉之性。是天命之性否。先生曰。某四十歲。方得此說。不易君思量。再三稱賞。朱子窮理之深。用力之久。方有得於性理之學。一見後進明理。再三獎借。以示勸勉。今人爲學。既無積久之功。其於人。又乏獎借之美。德惡乎進。業惡乎脩。

伊川曰。聖賢之論天德。蓋謂其天然完具之物。若小有汙壞。則敬以脩之。俾復其明。此卽晦菴明善以復其初之謂也。書云。敬脩可願。詩云。聿脩厥德。皆自脩之義。若曰學以脩性。性何待脩。

唐有文選學。故一時文人多宗尙之。少陵亦教其子宗文。宗武熟讀文選。少陵詩多用選語。但善融化。不覺耳。至如王勃諸人。便不然。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卽王少頭陀寺碑文。曾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卽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韓柳李義山李翱數公而已。滕王閣舊置王勃詩序碑。當正位。昌黎作重脩滕王閣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興。遂遷韓碑居正。退勃於旁。公嘗刻碑陰。略云。勃八代未變之文。俳優語也。昌黎文一變八代。直至於道。舊見墨本。今亡之。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卽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若白日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然此又出詩陳國風之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時好事者。便謂少陵此兩句。嘗治鄭虔妻瘡疾有驗。良可笑也。

使燕日錄載。紹定癸巳。北朝遣王機來通好。朝廷割京湖制司。就差官鄒冲之等六員。使北朝。審實。於次年六月。回抵汴。中途崔丞相名立。遣人下迎狀。以南京丞相繫銜。向者。癸巳春。金主守緒親提兵自黃龍岡轉戰。敗走歸德。汴圍不解。崔立以城降。守緒一家盡沒。立自稱鄭王。又自稱丞相。是日。立出城迎。酒數行。同入城。館人使於都堂。入自酸棗門。又入封丘門。經東華門外。循宮牆轉東角樓。直西行。過左掖門百餘步。卽五門。門榜承天。東登聞鼓院。門兩旁置兩觀。東西各有朶樓。引出五門樓數丈。碧瓦朱甍。無一損動。又行百餘步。卽右掖門。向南相對一門。兩旁皆居民。行數十步。折而向西。又行數十步。折而向北。一門榜曰。尙書省。入門。東偏學士院。西偏御史臺。行二十餘步。東偏一門。榜曰。吏禮戶部。西偏一門。榜曰。兵刑工部。又數十步。兩碑亭夾門。一門頗壯。榜曰。都省門。屋五楹。兩旁各五。入門。兩井亭對峙。東西兩序。各二十楹。堂九間。繪以碾玉。甚宏麗。榜曰。都堂。堂後一船齋。通過接一大堂。卽宰執會食處。堂東面南一位。左丞相位。堂西面南一位。右丞相位。榜各屋五間。東西對峙。係五府位。次日。往相國寺。寺門成劫灰。止存佛殿一區。高廣異常。朱碧閒錯。吳蜀精藍所未有。後一閣參雲。凡三級。榜曰。資善之閣。上有銅羅漢五百尊。其寺舊包十院。今存其八。右偏定慈。廣慈。善慈。律院三。智海禪院一。東偏寶梵。寶嚴。寶覺。律院三。慧休禪院一。寺通闊。闡往時。每月八次開寺。聽商賈貿易。出相國寺。往州橋。橋下水卽汴河分流。往昔漕渠。過橋。出丹鳳門。卽舊朱雀門。此門直對五門。相去數百步。出此門百步。卽龍津橋。此水係蔡河分流。小舟往來。頗類臨安內河。但船少爾。過橋不百步。卽城門。榜會朝。其城自金人

南遷。促而小之。去舊南薰門有數里遠。復回入丹鳳門。過州橋。有文武兩樓夾橋。皆瑠璃碧瓦。不知名。樓果何謂也。此京城闐闐駢闐之最。今荒墟矣。過文武樓數步。東西兩門。以通往來。蓋一直五門。禁路遂用此兩門通行。自西偏一門出。係州橋以西。街衢窄狹屈曲。行不百步。卽上元驛。朱溫火劫李克用處。止存其基。又行數十步。卽開豐府治。無麗譙儀門。亦湫隘。入門。庭院廣闊。庭下草深沒騎。設廳九間。甚雄壯。外郡所無。又次日。同官屬看故宮室。宮牆四角皆有樓。高數十尺。其樓中一區高。兩旁各第減三層。以裏牆角。入自左掖門。向西行一二十步。橫入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卽五門。裏大慶門。外由峻廊上。五門樓俯瞰城寺。正望丹鳳樓。復下樓。望右昇龍門。此兩門蓋通左右掖門。五門非車駕出入不開。左右掖門。百官有司往來。橫通左右昇龍。以造大慶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旁亦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兩旁有井亭。東西廊屋各數十間。殿庭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旁朵殿各三間。峻廊復與西廡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詢之宦者。稱金主詢渡河來後所畫。中間御屏亦畫龍。上用小斗闔成一方井。如佛宮寶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卽正衙也。轉御屏。下峻階數步。一殿曰德儀。由德儀殿出。有三門。中榜曰隆德之門。餘二門榜左右隆平。入此門。東西兩井亭。望見隆德殿。卽舊垂拱殿。今更此名。兩廊屋各數十間。殿亭中東一樓鐘樓。西一樓鼓樓。殿屋五大間。階止龍墀一級。左朵殿峻廊接東上閣門。右朵殿峻廊接西上閣門。竝樓屋下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峻階數步。有旱船。過又一庭院。又一門。

勝曰仁安之門。門外東西向兩門。東一門橫截出東華門。西一門橫截出西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殿宇龍墀。兩廊皆如隆德規模。止無東西閣門。在本朝爲集英殿。進士唱名在此。新進狀元以下。竝由東華門出。金人改爲仁安。勝顏所改蹤跡尙在。自此後。兩殿有殿無門。皆旱船連接。兩邊廊屋不丹牓。止是黑漆窗戶。意必宮人位次。此係內殿。想百官不到。前殿皆琉璃筒瓦。此兩殿竝瓦。止用琉璃楞屋脊。及用琉璃筒瓦圈屋簷。一殿曰純和。一殿曰寧福。後又一小殿。連寧福。如人家堂舍。後龜頭。三面皆牆壁。此卽正寢。兩旁有兩閣。亦設榻。此殿後卽內宮牆。有門兩重。出後苑。入苑門。一直行數十步。有小溪橋。度橋過溪。一殿勝曰仁智。溪中尋常水滿。內有龍舟。今涸矣。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一石有小碑。刻敕賜卿雲萬態奇峯。西一石上刻玉京獨秀太平巖。徽宗皇帝親書。刻石填金。殿後用怪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最上刻石。勝曰百泉。山後挽水上。自此流下。至京玉澗。又流至涌翠峯下。有大滌洞。水自洞門飛下。山下有三池。左右兩池白蓮。中一池紅蓮。山後乃厚載門也。夾仁智殿東偏。一橋度溪。有亭曰臨漪。西偏一橋度溪。有亭勝曰瓊杯。卽曲水流觴。兩亭竝在溪南。自此東西兩邊別有殿閣。循溪而東。皆垂楊。復度橋過溪。一殿曰長生殿。基稍高。下瞰一園。殿後一亭曰廣寒。時盛暑中。立少時。渾無暑氣。長生殿東曰浮玉殿。西曰涌金殿。廣寒亭東曰蓬萊殿。西曰瀛洲。又兩亭。一曰綺香。一無題顏。自此復度溪橋。回向東。係毬場。有閱武殿。自毬場復向西。望長生仁智殿。直西行。怪石壘成山。甚高且廣。石砌一徑。屈曲回旋。以至山頂。初過一石橋。勝呂公洞。旋折而上。一亭壘秀。山之正面一

堂勝臨溪。其徑皆夾以花竹。前後不相望。竹木斷處。忽然一亭。類臨溪堂。又橫截一亭。宜芳。一亭秀野。一亭環翠。一亭真樂。皆結茅爲屋。了不知在都市中。大抵苑中多植檜與木槿。每徑於花木排列湖石。不可以數計。出苑門。入內宮牆門。由寧福殿。復出純和殿。西廊一門。門復接以脩廊。行二三十步。北有一門。甚小。勝隆徽。此金人皇后宮。入門。一假山。如門屏。滿庭盡花木檻闌。一樓對花圃。樓上甚高敞。無勝額。過樓。卽瓊芳殿。樓屋殿屋隔塵。畫雙蟠鳳。殿屋結頂金蟠鳳。大率如人君殿宇。上有鴟尾。下無丹楹。門窗戶牖皆黑漆。自此復西過長廊。一樓勝豁然。旁有玉清殿。此皆金主詢所造。規模制度。豈敢望舊宮室萬一。復由來路出純和殿。迤邐至大慶門外。橫從右昇龍門出。卽是本朝舊原廟。一門勝啓慶之宮。入宮門。復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右曰光興。三殿中左右亦同。廟卽舊殿宇。不知勝顏是否。制度宏麗。金碧輝耀。出啓慶宮門。復入右昇龍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門向南。勝曰聖壽宮。左安泰門。右明昌門。卽金人太后宮。或云本朝東宮。金人更爲太后宮。入宮門。直端一門。勝曰徽音。又一門。曰光熙。望見徽音殿。及長樂殿。入光翼門。繁禧門。有燕壽殿。復出此宮。由左掖門出。所謂祕閣華館。了無所見。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卽百官待漏所。自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間禁路。兩旁卽千步廊。但餘基址。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牆。綽楔門。入門三二十步。面南一大門。卽太廟門。內三門。門上竝畫蟠龍。殿屋二十五間。高大宏麗。兩旁脩廊。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從入此兩門。甚便。殿上十二室。每室盡勝金人祖先廟號。每一室計二間。東偏一門。西偏一窗。有窗處一開向西。壁上嵌

以小石室上下方廣二尺以上。石門一。合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奉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皆羣小雜居。糞壤堆積。庭下草深數尺。大內諸殿亦然。北人乘馬於殿上。庭草沒龍墀。過者不勝故宮黍離之嘆。復出太廟。向西行。一屏牆。綽楔門。入門行二十步。西南一門。卽社壇。周圍皆牆。四角有樓。內有社稷二壇。東西南北四門。遇祭祀則開。導迎四方之氣。次日。又往城西隅。看故瑤華宮。昔隆祐太后所居之宮。僅存一殿。相近瓊林苑。金明池。苑餘牆垣。池存廢沼。出新城。西偏卽龍德宮。與厚載門相近。徽宗皇帝所創。有殿二。有館四。有亭二十有四。近北軍圍城時。拆毀殆盡。止存熙春一傑閣。高百餘尺。巍然插空。非人閒所有。金人亦常毀之。竟不能登是閣。見四圍皆荷花。用小橋通諸亭館。吁。故宮自南渡迄今百餘年中。雖經金人營葺。猶有存者。

鮑照嘗有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一八。井字八角也。五八。折井字而四之。則爲十者四。四十。卽五八也。飛泉仰流。謂垂綆取水而上之也。今杭之塘西大明寺前井。亦鑄隱語於上云。一人堂堂。兩曜垂光。井深赤一點。去冰旁。二人同行。不欠一邊。三梁四柱足火然。若有雙鉤兩日全。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

漢之循吏。河南守吳公爲首。雖傳敍亦稱其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嚴而民化。當文帝卽位之初。瘡痍甫定。而治平爲天下第一。及入朝。便能拔賈誼於草茅中。終隆漢業。可不謂賢乎。班馬不爲立傳。何耶。豈簡冊脫落。無所攷耶。抑善爲治者貴於無迹歟。吳公者。公豈名歟。區區丁公。吾知其名固有。如吳公之

賢。嘉名不得聞邪。或曰。班氏見文帝時。不是無循吏。不立傳者。爲不勝立也。吁。談何容易。又如張釋之。嘗問文帝曰。周勃。張相如何。如人。帝曰。長者。如此。則上下知張相如爲長者矣。且與絳侯並。而後又爲大將軍。擊匈奴。逐出塞。卽還。當時雖受神算於上。而相如能不徼功生事。以開邊釁。益見其賢矣。出處顛末。亦無傳可攷。齊魯大臣。史失其名。古今似此湮沒者。固不少。余偶讀至此。竊有感焉耳。士之潔身厲行。蓋爲身後區區之善名耳。若道家所謂爲善無近名。名與身孰親。是皆私於一己之謂。非兼善天下之謂也。易辭。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人苟不復愛其名。則悖逆狠暴之事。欲爲卽爲矣。欲爲卽爲。雖嚴刑重戮。有所不禁。故春秋一書。正爲名教。使後之人恥惡名。慕令名。以相勸勉也。如吳公。相如。皆貴爲朝廷賢臣。且闕焉。況巖穴士哉。

或問文節倪公思曰。司馬溫公乃著疑孟。何也。荅曰。蓋有爲也。當是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爲之說。欲人

主師尊之。變亂法度。是以溫公致疑於孟子。以爲安石之言。未可盡信也。

元豐末。封孟子鄒國公建廟。兗州鄒縣。至政和五年。安石

之黨蔡京等當國。詔樂正子克配享。後奏罷。

柳子厚荅韋中立書云。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

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爲之文也。爲文之法。備於是矣。學者誠能如此用功。文其有不過人者乎。

易以一陰生於下曰姤。五陽在上猶盛也。一陰初生於下至微也。而爻辭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戒之畏之。凜乎若不可一朝居者。及其再變而遁。則陰已得位。上之羣陽雖衆。莫可得而誰何矣。見幾之早者。則嘉遁之吉。其係戀而不去者。不至於剝牀及膚而不已。嘗觀有唐開元之治。二十二年。李林甫爲三品。卽一陰初生之姤也。至二十四年。而牛仙客入。二陰之遁成矣。欲天下之不至於剝。其可得乎。

前輩書翰往來。多尙情實。忠告善道則有之。未嘗事虛文諂語相諛說也。余嘗見趙平遠出家藏忠肅公在荊襄時與史衛王往來論國事書。謂見信菴時。一士人所獻書。有言不可者十條。臚列鑿鑿。皆精實語。雖字畫不甚精楷。塗之乙之。略無避忌。然真情實意。浮於議論之表。又嘗見劉漫塘與史衛王書。則曰。大丞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釋此重負。自同於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勳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某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又一書曰。四明山水勝處。平泉之嘉花美木。列植交陰。皆欣欣然若有待。畫錦焜燿。此其時歟。某病少愈。猶能手種樹書。躡青鞵布襪。聽役於長公。少公之閒。惟所以命。其與王中書。暨則曰。身外之榮。曾不足以

槩中心之媿。一時之幸。且將爲無窮之羞。大率前輩言語。率皆愛人以德。較之近世筆精墨妙。三熏心。九頓首。嫵媚不情。甘爲糞苦足香之態者。不侔矣。

蜀僧居簡。號北澗。能詩。葉水心有奉酬北澗詩。後題云。新詩尤佳。三復媿嘆。然有一說。不敢不告。林下名作。將以垂遠。不可使千載之後。集中有上生日詩。此意幸入思慮。何時共語。少慰孤寂。簡遂錄此語於詩集之端。前輩相與之情類如此。

文十二年。隨會能賤而有恥。服虔云。能處賤。又且知恥。言不可汙辱。愚按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可使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未知定說。但見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

呂洞賓。寒山子。皆唐之士人。嘗應舉不利。不羣於俗。蓋楚狂沮溺之流。觀其所存詩文可知。如寒山子詩。其一云。有人兮山陁。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前輩以爲無異離騷語。今行於世者。多混僞作。以諧俗爾。

今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尙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便章百姓。昌黎袁氏先廟記亦用辨章二字。案此條又見癸辛雜識。

伯夷叔齊扣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程子曰。扣馬諫不諫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余意不食周粟。只

是不食他祿。甘心薇蕨於首陽。今人便謂餓死非也。至於史記云云。謂父死不葬亦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一年。父死久矣。故上蔡曰。孔子稱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蓋於攻人之惡有所不暇。況於念舊惡乎。

客有曰。梨益齒而損脾。棗益脾而損齒。一呆子弟思久之曰。我食梨則嚼而不嚥。不能傷我之脾。我食棗則吞而不嚼。不能傷我之齒。狎者曰。你真是混淪吞卻一箇棗也。遂絕倒。

韓偓胄爲相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手卷。令跋其後。索筆卽書曰。開元天寶閒。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胄然之。爲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譙。建寧人。後舉進士。

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唐路巖爲相。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及巖賜死。使者乃取以進。五代薛文傑以姦佞事閩王璘。謂古制檻木疎闊。更爲之。形如木櫃。橫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旣成。吳兵圍建州。璘遣兵救。

之軍及中途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璘不得已。遣出兵。就以文傑所造檻車送軍前。鬻食之。禍福之反以自及者。又不但來俊臣之鐵甕也。

所貴乎儒者之學。以其足以用天下國家也。儒而不適於世用。特腐儒耳。奚益哉。孔子爲中都宰。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及爲政於魯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淫妻。慎潰氏奢侈踰法。越境而徙。以至墮三都而公室強。卻萊夷而侵疆歸。夫豈徒曰所聞者俎豆之事而已哉。明道程先生之爲縣也。辨藏錢之爭。斷石佛之怪。興役以禦水害。則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故人不勞而事集。及其均稅法。塞決堤。折黏竿。脯池龍。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晉城之民。遂爲精兵。陸梭山主其鄉之義社。或者舉孔子不荅衛靈公之問陳以難之。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旣見夫子。猥至問陳。故夫子荅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討齊之請。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於言理矣。故先生處之。調度有方。備禦有實。皆可爲後世法。象山先生守荊門。科條政教。無一不當於理。至如申嚴保伍。而羣盜屏息。脩築子城。而役者樂趣。此儒者之所以有益於人國也。今或者徒以高談性命爲賢。華麗文詞爲能。求之實用。則無有焉。其不至於誤人天下國家也幾希。

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隙。雖無明訓。至於忽焉。無異騏驥之馳。

過隙也。與夫禮記之若駟之過隙。李斯之六驥過隙。不過喻日晷之疾。如於一隙中窺馳馬。非指爲日景爲塵也。選詩亦有青驪逝駸駸。

詩有全篇用也字者。牆有茨。君子偕老是也。文亦有全篇也字者。如韓公祭潮州大湖神文。歐陽醉翁亭記。然卻是祖語。孟語云。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孟云。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云云。是以君子遠庖廚也之類。荀子榮辱篇。全用也字。餘篇亦多。

晉衛夫人善書。羲之早年師事之。絳州東庫本一帖云。衛稽首和南。尾云。弟子李氏衛和南。思陵翰墨志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又羊欣筆陣圖云。尚書郎李充母。以己姓衛。自稱李衛。充必矩之子。與翰墨志合。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暗我注。大夫之妻。從夫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漢明德太后馬氏。明謂明帝。諡法。思和純淑曰德。婦人繫於夫。故曰明德。觀前數說。乃知古之婦人。如文姜。息嬀。例以夫之姓氏冠於己姓之上。然亦有冠夫名於己姓之上者。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卞頓首。及楊夫人荅書。乃云。彪袁頓首。豈以卑荅尊當爾耶。

趙烈侯好音。鄭歌者槍石。二歌者名欲賜田。人萬畝。問公仲。仲進牛蓄。荀欣。徐越三人。皆賢士。遂止賜田。侯亦賢矣。

華州西嶽廟。有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其高十數丈。接連數段爲一碑。八分書。字幾尺餘。舊有碑樓。黃巢入關。人避於樓上。巢怒。併碑焚之。樓旣燼。而字亦缺剝。十存二三。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包希仁初爲陝西都轉運使。才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官皆從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謁神畢。循行廟內。見損碑。顧謂嗣宗曰。可惜好碑。爲何人燒了。嗣宗操秦音對曰。被賊燒了。希仁曰。要縣官何用。嗣宗曰。縣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柰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柰何不得。要縣官何用。且賊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徐曰。都道姓黃。名巢。希仁覺其戲已。默然而去。

后稷以播種啓封。其後世竟以農事王天下。周公封魯。國之禮樂在焉。孔子實出其地。惟聖與賢。固德由天生。然隨其地見聞所甚著者而得之。故周之農政。魯之禮樂。冠萬世而造極焉。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信有之。

老圃相傳。木芙蓉根三年不除。誤食之。殺人。因憶古樂府有云。昔爲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此。皇甫謐高士傳。駟馬高蓋。其憂方大。富貴而畏人。不若貧賤而肆志。仁人之言也。畏人二字。甚有味。方蛟峯格言八句。予嘗書作兩直軸。懸於齋閣。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爲聖賢。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貧不安分。謂之窮。仕能行道。謂之達。得志一時。謂之夭。流芳百世。謂之壽。人謂呂居仁語。非也。

古者名與字皆可相呼於朋友間。至唐猶然。今不然矣。如曾子。怒子夏曰。商。汝何無罪之類。唐憶李白。逢

杜甫皆是也。後世惟呼以字。亦有以字自稱者。近見觀風堂帖。所刊林和靖二詩。皆自書。君復奉呈某人。又有紫醪帖。亦書君復頓首。慈公大師。又圍爐等帖。皆姓下押字頓首。蓋嘉祐以前宰相與庶官書札。多具銜。前名後押。和靖當是時。相襲亦然。因攷顏籀。高儉。房喬。封倫。皆隋末唐初人。時惟稱師古。士廉。元齡。德彝。未見有名之者。在當時嘗以字行。故師古注漢書。直稱顏師古。元齡注管子。亦直稱房元齡。但舊唐書既明言房喬字元齡。而新唐書乃謂房元齡字喬。又謂師古字籀。不知歐公何所據。遂以字易名也。惟郭子儀字子儀。張嘉貞字嘉貞。李嗣業字嗣業。白元光字元光。侯仲莊字仲莊。名與字爲一。自簡便。皇朝類苑載。党進本名進。對人每自稱曰輝。或問其故。荅曰。各從其便爾。此又莫曉如何。

周禮秋官夷貉二隸。掌與鳥獸言。故俗以舌音祝祝。可以致犬。唇音汁汁。可以致貓。雞朱朱。豕盧盧。一切以爲天地閒自然之應。故李白隱岷。養禽千數。呼皆就掌取食。介葛盧。公冶長等。皆能知鳥獸語。以余觀之。朱。盧。皆像其聲。祝祝聲類。兔雉。汁汁聲類。鼠。皆像其所欲攫而食者。周禮亦云。知其嗜欲。至於葛盧。公冶等。亦各自有幻術。假異類以神其誕也。西夷康居。與竺國鄰。俗多善幻。此卻與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天人之感不同。而先儒猶有鳳麟爲簠簋之飾。疑之也。

舟之最大者。莫若木蘭皮國。其舟內有市井買賣機坊酒肆之類。拖長數丈。中積數年糧食。以此觀之。元次山所作浮宮記。恐不可謂之寓言。

鄉黨朝服拖紳。說文作衽。許慎東漢時所見論語本如此。

康節生不爲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架屋。牀上安牀。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冲晦處士徐復。平居以太元授學者。或勸著書。復曰。古聖諸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復何爲以微名後世哉。陸文安公不注釋諸經曰。六經乃注我者也。二三君子之言遠矣。

苟奉倩以六籍爲聖人糟粕。據子貢言性與天道也。象山嘗與學者言。六經幾箇不分不曉底子曰。賢信得及否。數語相似。然此因秦火或漆書相傳。遂致子曰有衍者。卻不可因咽廢食。則是元言與頓悟本相近也。

匡衡字鼎傳。注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而揚雄曰。後世有揚子雲。必知元。蘇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私恩也。昌黎誌李虛中云。將疾。謂其友韓愈。退之曰。王敦自謂王處仲。王戎傳後皆自尊以臨卑之謂。古人呼字最重。子思字其祖。門人及孟子以後。至於今呼仲尼。儀禮皆字父祖。漢袁盎兄子種。亦字其叔父。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

赤壁之戰。人皆知決策於周公瑾。而不知亦發機於孔明也。孔明之說孫權曰。今戰士還者。及關某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不下萬人。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云云。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併力拒操。遂收操於赤壁也。史記李廣傳。衛青問廣等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班史增作失軍曲折。非是。廣時但失道。不

曾失軍也。

予嘗與方睦州論唐詩僧。當以皎然、靈澈爲稱首。因言皎字清晝。嘗作銅盃爲龍吟歌序曰。故太尉房琯。早歲嘗隱終南山峻壁之下。往往聞龍吟聲。清而靜。滌人邪想。時有好事僧。潛戛以三金寫之。唯銅聲酷似他日。房公偶至山寺。聞林嶺閒有此聲。乃曰。龍吟復遷於此矣。僧因出其器以告公。公命戛之。驚曰。眞龍吟也。大歷十三載。秦僧傳至桐江。予使兒童戛金放之。亦不減秦聲也。緇人或有譏者。予曰。此達僧之事。可以嬉禪。爾曹無以瑣行自拘。嘗賦詩以見意。歌曰。逸僧戛盃爲龍吟。世上未嘗聞此音。一從太尉房公賞。遂使秦人賞至今。初戛徐徐聲漸顯。樂章不管何人辨。似出龍淵萬丈底。乍怪聲來近而遠。未必全由戛者工。眞生虛無非怨中。寥亮掩清猗。縈回淩細風。遙聞不斷在煙杪。萬籟無聲天境空。昨向天台宿華頂。秋宵一吟更清迴。能令聽者易常性。憂人忘憂躁人靜。今日琤鏗江上聞。蛟螭奔飛如得羣。聲過陰嶺忽成雨。響駐晴天將起雲。坐來吟盡江空碧。卻尋向者聲無迹。人生萬事將此同。暮賤朝榮動還寂。又於萬籟無聲天境空。下自注。聽專一境。則衆音不聞。非萬籟之無聲也。皎然此說更精到。事亦不凡。詩家未見有引用者。

史臣書武帝封禪事。言其書祕。其事禁。獨侍中奉車子侯典知之。甫去泰山。猶未至海上。卽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史臣之意微而顯。蓋武帝自知其事多不經。慮奉車子侯洩之。貽笑天下後世。故殺之耳。世稱元龍百尺樓。按魏書。許汜、劉備在劉表坐。共論天下士。汜曰。陳元龍豪氣不除。昔嘗見之。無客主意。

久不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如此。則百尺樓事。別無他傳記。當是備語。要當元德百尺樓。元龍上下牀。方得。

陳同甫名亮。婺女人。淳熙癸丑大魁。作報家書云。我第一。滕強恕第二。朱質第三。喬行簡第五。其時三魁與第五名皆婺人。盛哉。謝朝士啓有云。衆人之所不樂。實在二三。主上以爲無它。擢居第一。蓋荅策論恢復。頗不合朝論云。

漢武帝秋風辭。幸河東祠后土時作也。按本紀。祠后土者六。五幸河東。一幸高里。幸河東皆在三月。獨始立祠睢上。乃元鼎四年十一月也。以昭明序攷之。乃曰。顧視帝京。則有以符當時之詔曰。巡省豫州。觀於周室之意。以辭中物色攷之。乃曰。木落雁南。則有以符十一月也。蓋其時尚循秦舊。以亥爲正十一月。卽夏正八月也。辭作於此時無疑。時方有事於五嶽四夷。而文中子以爲樂極哀來。乃悔心之萌。何也。武帝所謂樂極哀來者。正爲少壯幾時。柰老何耳。畏死貪生之心。實兆於此。實銳於此。厥後五利。勇之之徒。承風而自銜者。以千萬數。於是內窮土木。外窮河海。至老無所得。猶且羈縻不絕。幸庶幾遇之。悔心何在焉。借使有之。豈非萌於子侯暴死之前。著於蝗旱大搜之間。而發於巫蠱禍妻子之後也。秋風辭。史記。漢書。藝文志皆不載。獨見之文選樂府。文中子。晦翁。附入楚辭後。至真西山文章正宗黜之。豈有以乎。

南北國語載謝靈運父瑗無才能爲祕書郎早世靈運好臧否人物謝混患之欲加裁折謂弟瞻曰非汝不能乃與子弟共游使瞻與運共車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世談者互有異同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若混瞻可謂愛人以德且善保門戶者歟

王臈軒邁嘗自贊其畫像云早游諸老門晚入端平社卽汝臈翁也入被丞相噴出遭長官罵亦汝臈翁也誰教汝不曲不圓不聾不啞只片時金馬玉堂一向山閒林下然則今日畫汝者幾分是真幾分是假問天祈活百年一任羣兒描寫

邵康節生席不赴蓋有見也伊川生日亦不事飲宴前脩似此者多近劉極齋宏蜀人遇誕日必齋沐焚香端坐曰父憂母難之日也予自幼不幸不逮事父母遇是日卽齋不出不葷不酒旣仕雖出亦齋不戲笑不與讌席此當爲事也惟年老欲勉從子孫事親之道則於齋祭之次日爲壽猶或可也

太宗開秦府日於城西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爲十八學士後薛收卒召劉孝孫補之命閻立本畫其像褚亮作贊元宗開元中於上陽宮含象亭以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隱康子元侯行果韋述敬會真趙元默毋瓊呂向咸廩業李子釗東方顥陸去泰余欽孫季良爲十八學士案韋述元本作李述敬會真元本作張會真趙元默元本無元字咸廩業元本作成命董夢畫像一作冀真東方顥元本作東方穎陸去泰元本作陸元泰今俱訂改一有陸堅無東方顥御製贊爲千載翰苑盛事然含象諸儒視前登瀛知名者蓋鮮矣

司馬史記。於貨殖、任俠、佞幸三傳。尤拳拳致意焉者。蓋有所自傷也。財之爲物。可以致用。遷苟多財。自可資緣贖罪。安有終戾於辟之事。次則使平日有豪俠之助。必將揮金行賂。上章營救。爭爲之解紛者矣。又其次。則帝之左右。皆諛佞便嬖。逢君之惡。曾無一人爲國家惜士類。保忠良。皆不足與爲善者。以此知三傳。正以述遷之己意。精神全在是也。

父名其子。或字其子。若孫曰幼。曰少。曰稚。曰孺。曰孫。曰子。或曰叟。曰老。曰齡。曰翁。曰伯。曰叔。皆欲其壽考延長之意。然更有朱買臣。字翁子。趙充國。字翁孫。金日磾。字翁叔。兼之者也。

郭汾陽一日語子弟曰。正陽庶寶方。小兒之司命。不可不熟讀。從容錄所載如此。不知何書。豈兔園冊之類耶。

左傳僖卅三。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昭十三。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至於絳縣老人。使之年及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皆謂齒也。古者論齒稱年。此類甚衆。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亦當爲齒。又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注。衝。車也。褐。馬衣。按此則古者馬亦有衣。

湛淵靜語二卷。元白珽。廷玉著。珽。錢唐人。卷帙不應止此。此二卷。爲吾崑沈氏家藏。沈君名玉麟。字□□。號暘谷。少有俊才。不拘細節。家貧而好客。尤善飲酒。酣落筆驚人。人以癡目之。將死。預知死日。竟不獲第。其家藏書甚多。予與其子大宗游。得而錄之。嘉靖丙午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孺允甫誌。

湛淵靜語二卷。樂安學徒得自南陽故書中。予見其辨饒雙峯論洪範五行一條。頗有心得。乃俾書。

湛淵靜語 卷二

史傳之康熙壬辰八月既望焯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湛淵靜語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白 珽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G 一四五一上

壽

